



叶虹等著

中秋之夜

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包括四个短篇。“悬崖上”写一个有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社长，听从坏人欺骗，私拿社中余粮，去换灾区的好马，还以为是给社里办好事。正交易时，却被支蓄等揭破。“中秋之夜”写一个青年女学生，去看她参加农业社的未婚夫，被爱人感动，也爱劳动生产了。

“新嫂嫂”写一个女队长与婆婆的关系。“栽秧记”写一个有本位主义的生产队长，经过水塌决口，别队帮助的事实，使他的思想转变了。

通 俗 小 說

中 秋 之 夜

叶 虹 著

黄 雁 华 插 圖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字数35,000 開本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張2 插頁2

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(0001—17,000册)

統一書号: 10020·1065

定 价: (2) 0.15元

目 次

悬崖上	刘振华 (1)
中秋之夜	叶虹 (20)
新嫂嫂	維邦 (32)
栽秧記	万乃东 (48)

悬崖上

刘振华

一 “抓不住”借錢

小梅妮剪好了两张窗花，正往窗纸上贴，社里主管会计王發啓，嘿嘿的笑着走了进来：“哎呀！你这小妮子，不下地生产，倒在家里收拾新房！”小梅妮吓了一跳，忙着从靠窗的床上跳下来，红了红脸，说，“看你这个半截老头，多好耍贫嘴，收拾收拾屋子也犯你的法！”“嘿嘿，犯我的法倒不要紧，要是收拾不好新房，犯了大运的法，就麻烦了。”小梅冲道：“有话就说，没话把嘴往茅厕墙上磨两下去吧！”王会计陪了个笑脸说：“小梅同志，咱不是来磨嘴的，是来谈正经事的。”说着就往床沿上一坐，擦火吸着烟，烟团熏得那双小眼睛直眯缝：“我说小梅同志，我给你报告个大喜事，这喜呀，比你和大运的喜事还要喜哩。”小梅急道：“别胡扯啦！你不是谈正经事吗？听，你一句话拐八个弯，跟黑瞎子磨道似的！”王会计一摆手：“哎呀！这就是正经事。我说喜事你不信？我照实对你说吧，咱社里那六头赛蚂蚱、气蜈蚣的小瘦牛，昨天一下子变了六头大老犍！”他那小眼睛的像要炒炸皮的黑豆似的，可把

小梅妮弄糊塗了。小梅苦笑了一聲說：“沒聽說你發瘧疾，怎麼嘴發熱，燒得說胡話？”“不不，小梅同志，是这样的，咱丰县北部不是有几个乡淹了嗎？”“嗯！”

“灾区飯都吃不上啦，那还养得起牲口？就把牛、馬、驢、騾，一齐賤賣，——一百多塊的牛，咱拿三十塊錢就能到手。咱們霍社長，看清了这个門道，就把小牛一賣，一轉手就变成了大牛啦，嘿嘿！”小梅說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。”“哎，这回事还孬嗎？今年秋种，就再不麻煩你这些千金小姐拉犁啦。”王會計的那个神气，叫小梅妮又喜又急。王會計說：“小梅同志，这是个千年不遇的机会，霍社長說，后天販一趟馬，每匹能賺一百五十元，頂上社里一季副业的收入。可是要求求你，你那八十塊錢，拿出来壯壯本錢吧！”听说借錢，小梅楞了。因为这笔錢，原說是結婚的时候修修房子用的，大运在县里學習沒回来，她自己怎好作主呢？王會計看透了她的意思，說：“小梅同志，这是合作社的利益，况且，社長說，五天以內保證还你。你看，对公家有盆，又保證不誤婚期，……哎，你們年輕人，不用多說道理。”小梅一听这話，就說：“今晚上来拿吧！”

王會計剛走出大門，小梅妮忽的追了出来，說：“你別忙走。”王會計一回头，小梅說：“借錢倒行，可得得准时还我。”王會計說：“我当什么事哩，这还要你挂心？”小梅說：“当然我要挂心，听说人家給你送了个外号，叫‘抓不住’，社長叫‘找不到’。要是

我把錢借給你，往后我找也找不到，抓也抓不住，可怎麼辦？”

本來王發啓是不怕喊外號的，他說：“人沒外號不發家”，可是一提“抓不住”，他可急死了。他已經有個外號，叫做“王半截”。意思是說他個兒矮，辦事又無主見。人家說東風，他一定說西流，人家說天黑，他一定說該關門。再呢，他提誰的點小不大的意見，總要看着人家的臉，看着沒有接受的意思，就只把話說個半截。這外號叫慣了，連他住的那座小土樓，也叫成了王半截樓了。有時，他自己不注意，也會說出個“半截樓”，引得大家好笑。至於“抓不住”呢？却是新喊起來的。因為這幾天，他跟着社長霍永明，南里北的販牲口，時常不在社里。各生產隊、作業組找社長，問這樣那樣的事，總是找不到他。問事的人急得干躁腳：

“找不到，找不到？”人們一提找不到，就都知道是指社長霍永明。販牛，王發啓是參謀兼賬師，天天忙的開不了交。人家問他：“王會計，秋季預支怎麼弄？”他說：“現在還抓不住。”問他：“交藥錢幾時發？”他也說：“抓不住。”問的人急了，說：“你們就看不見嗎？庄稼活忙得一個人頂十個，可你們負責人都不管這些事，找社長吧，找不到，抓你吧，抓不住，到底怎麼辦呢？”王發啓一揮手：“秋收零零碎碎，秋種节气早哩，目前要抓副業。農業再過幾天還能抓得住，副業呢，幾天以後就抓不住了。”“唉，又是抓不住！”這

个外号，就傳出去了。保管員王發奎老汉，还为这事編了一首快板，只要看見王會計走过去，准得有几个小孩唱：

“光明社，真会鬧。

會計抓不住，

社長找不到。

只願販驢馬，

生产不領導。

一个錢心迷了窍，

不怕秋收乱了套，

今年小麦种不好，

来年不打你自叫。”

每逢这些“販驢馬”“迷了窍”等等的詞兒傳到他耳朵里，他就要跟社長訴一陣子苦。社長每次都說：“这有什么，社員看不到長远利益，只是瞎提意見，等有时间，我找王發奎談談！”“是呀！是得給他立个規矩，——不許他乱編快板！”

書归正傳。原来小梅妮，还没弄清原原本本，只听人家叫王會計“抓不住”这个外号，就認為王會計，可能是在借貸往还不規矩，所以才赶上来問。王會計一听这話就急了：“我四十五岁的人了，还能說瞎話？”小梅說：“瞎話实話我倒不在乎，我問你是不是抓得住？”

“你——？”“抓不住，咱就不借。”一听說不借，王會計也顧不得一切了，好在四周无人，就說：“哎呀，我

的小姑奶奶，抓得住，抓得住！”翘了翘尾巴鬍子走了。

二 大运回来了

小梅妮回到自己的房子里，又高高兴兴地去貼窗花。想起剛才王發啓借錢的事兒，她覺得自己办了一件“好事”。“是呀，大运就常說，要一切为社，我呢，这一次把事情办在他心坎里了，他听說了一定高兴，这不是双喜嗎！”自己就咯咯的笑了起来。“小梅，你笑什么？”“啊！”抬头一看，大运已經背着行李走了进来。她赶快一把搶过大运手里的包裹，放在一边：“快坐下，歇歇。”又去提暖水瓶倒开水。大运看了一下这间房子，笑道：“收拾得这么干淨呀！”小梅說：“干淨也罢，漂亮也罢，我得先告訴你一个好消息。”“啊，什么好消息？”小梅就讓大运猜猜看。猜了一阵沒猜准，她才笑道：“別猜了，我問你，社里用錢，社員有錢該不該拿出来？”大运說：“傻妮子，該啊！这也算好消息嘛！”一个該字，把小梅喜的不輕。她說：“这消息就出在这上边。”接着就一五一十，把从“抓不住”那里听来的小牛变大牛的事，和社長販馬的消息告訴他了。不想大运听了，皺着两条濃眉，睜着两只大眼，那眼光簡直逼人。小梅妮心里一跳：“你，怎么的？”大运道：“你說的都是真的？”小梅有点生气：“唉，你認為我騙你？人家做件像样的事兒，你也不相信。这么

瞧不起人？”大运楞了楞說：“小梅，这是件好事兒嗎？”小梅一驚：“你說什麼？難道壞？什麼叫好呢？把錢用在結婚上，不顧社里利益就叫好？你——”她說着就站了起來，她覺着面前站的不是她的李大運，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。她又追一句：“我的黨支書，那好那壞？你說呵！”大运全明白了。他笑了笑，冷靜了一下，說：“小梅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你一心為了社。我也不是想把錢留作自己用。咱們單論一件事：合作社該不該做投機生意？沒二說，不該！再說咱投了誰的機呢？啊嗨，災民的，他們受了災，咱們不去幫一把，反過來倒去謀——”“不，是他們自己賣的呵！”“他們為什麼賣的？還不是受了災，一時心里慌，怕餓死牲口才賣的。牲口賣了，眼下就要動手種麥，地，能使嘴拱嗎？”小梅慢慢地皺起了眉頭，問：“不賣怎麼辦呢？”“有辦法，上級會領導他們生產自救；咱們可以幫他代養。縣里派下幹部去了，帶着糧食，帶着錢；北京毛主席也派了飛機，來給拋餵餵。我在縣里臨來，合作部長還交代我，要咱們社里，代養災區三十頭牲口。這才叫合作社。不是的話，怎能說天下農民是一家啊？”

小梅越听越呆，两只小眼皮直扑閃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說：“这个办法——好呵！”“是啊，可咱們呢，用了什么办法呢？把人家百十塊的大牛，几十塊买了来，我們得拍拍心呵！”

小梅妮剛才还那样神气，这一眨眼功夫，就把臉变

成个小苦瓜了。她不敢抬头，她怕碰着大运那逼人的锐利的眼光。“大运，弄了半天，我——我错了！”那双大眼睛里，咕碌滚下了两颗泪珠。大运忙安慰她：“小梅，事还不晚，只要好好想想就行啦，我还要去找社长！”“不，你别忙去，我还有话说。”“好，说吧！”小梅楞了楞说：“我知道我错了，你批评我吧，批评吧！”她那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又可怜又好笑。大运笑道：“哎呀，不要这样子，这消息还亏了你告诉我。你在这里等等，我去找他谈谈！”

大运刚要出门，保管员王发奎老汉和好几个社员来了，这个说：“李支书可回来了！”那个说：“这可找到正头目了！”发奎老汉说：“大运呵，你快管管吧，农业社不务正业啦，地荒了不锄，棉开了不拾，咳！”一个社员说：“找不到只管生意不管生产，抓不住连秋季征购都不管啦！”大运心里早就明白了，看见大家对这问题不含糊，觉着很高兴，就说：“哥们提的意见对。这，我就去找社长研究。可那外号，大伙还是不叫好。谁没走过三里错路？”一个社员说：“错不怕，可他们不该‘挫’这么狠！”另一个社员说：“县里大众报上早登了，这里补种，那里支援，可咱社就不提那一句，把我臊得啊——”大运笑了笑，说：“这工作县里也布置了。我这就找社长研究，明天开干部会。”又和大家合议，谁去通知社员下午都下地——棉地里锄锄撒菜子，谁去县供销社买菜子种……合计过后，除了小梅，大家都走了。

三 “一言为定”

小梅本来被分配和發奎老汉一起去排农活，停了一歇，她正要出門，王會計来了。小梅翻他一眼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“嘿嘿，拿錢。”小梅妮故意說：“原說晚上来拿，怎么这会来了！”王會計蹣了蹣兔尾巴鬚：“小梅同志你有所不知，北乡——就是灾区，来了一个朱社長，說他社里要卖五匹蒙馬，每匹四百元买的，一百五十元就卖，可是得先要二百元的定金。社里錢不够，才来——”小梅瘪了瘪嘴：“不到晚上不行。”王會計說：“人家朱社長不等的，馬还在赵鎮集，人家夜里不回去不行。”小梅說：“不行拉倒！”王會計說：“你別胡鬧啊！”“你才胡鬧哩，当起投机商人来啦，我的錢不借了。”王會計可急啦：“我的小姐姐，小姑娘，你別胡鬧啦，錢拿晚了，这五匹馬就抓不住啦！”小梅笑道：“本来就抓不住嘛！”“咳，咳！”“你咳什么，告訴你吧，錢叫人拿进城，买菜子种去啦。”“啊！”王會計可恼了：“好，你这个妮子疙瘩，年輕輕的玩我这老猴，你不是怕我抓不住？究竟誰抓不住？你說！”小梅說：“你，你！”“憑什么？”“不借給你了，你还能抓得住？”“你倒打一耙，明明是你抓不住！”小梅尖着嗓子道：“是我就是我，我为什么讓你們奸商抓得住？要叫你們抓着，还算什么团員！去你的吧，王半

截！”“你——”王半截这下子气得矮了半截：“我明白了，这是你男的主張，我这就去找他，問他一个党支書为什么只顧个人利益？”小梅說：“我男的怎样？”

“好！好！”“好不好比你强！”“咳！咳！”王會計气得两头一般粗，晃着个半截个子走了。

吵了一小架，小梅妮好不生气，可一想想，把这个老头气了一小頓，也怪有趣。听着門外又有脚步声，就冲道：“比你强，比你强！”抬头一看，进来的不是別人，是大运，自己也笑了。就把王發啓来拿錢作定金的事，对大运前后一說，大运心里一跳，暗想：“坏了，卖馬的上門了！”正要再去找社長。王會計来了，頂着大运說：“你在这里！走吧！”“哪里去？”“社長請你說話。”大运說：“好啊，我找他几圈子了，他在哪里？”“半截楼里。”“你先走吧，我随后就到。”

原来王會計因为定金問題，跟小梅吵了一架，就帶着一肚子气兒去找社長霍永明。霍社長正跟那卖馬的先生討价还价，听說沒借来錢，就要馬上去找大运談談。可是一想：卖馬的先生在旁边坐着，如果大运万一不同意买馬，豈不惹得人家說我这个社長說話白說？就对卖馬的說：“这样吧，錢是不成問題，只是一时变不出来，明天一早給你送去吧！”卖馬的搖了搖頭：“哎，霍社長，一提錢，咱們就显得薄了，可你得体諒我們灾民的痛苦，以后咱們就是朋友了。”停了一刻，又說：

“我想向你提个要求，可不一定合适。”霍永明一听人

家說得怪够朋友，就說：“別管合适不合适，你提就是了。”“我看这样吧，我們那里頂需要粮食——”霍永明心里一跳：“粮食——那！”卖主急忙打断了他的话：“粮食咱可有粮食的說法，两角錢一斤。”“两角？”“两角！这就不低了，本来我們社委会決定出两角四一斤，你如果真嫌太低——”永明解釋道：“我不是爭价錢，这是国家——”“哎！”卖主笑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都是干部嘛！不过看卖给誰。卖给投机商人，那当然是犯了政策的；可卖给咱灾民——不，不說卖吧；我們送给你牲口用，你們呢，送給我們粮食吃，这才叫做互相支援呵！”說着把眼笑成了一条綫，輕輕地拍了霍永明一下：“怎么样，社長？比国家的价錢高一倍了，同志。”

霍永明一听这种价錢，嘴說不敢違犯政策，可心里早扣九九賬了：一斤两角，二千多斤粮食，就能把五匹蒙馬牵来，这样的事，打着紗灯无处找啊！就說：“朱同志，价錢我不計較，可是——”“我明白，保險一点風声不透。今兒半夜，你把粮食，送到赵庄鎮西头不靠人家的小茶館里，一手交粮，一手交馬。”霍永明点了点头，什么也沒說。卖馬的說：“那就一言为定吧！”

送走了卖馬先生，王會計皺着眉头說：“不成，不成！”“怎的？”“咱哪有这部分粮呢？”社長笑道：

“倉庫里！”“口粮？那社員要找咱要粮呢？再說最近有党支書……不成！”霍永明滿有把握的說：“口粮当

然不能动。”“那怎么办？”“喂，你个死心眼老头。咱不是还有八千斤余粮，没有卖么？”“那该交国家！”“每亩少报五斤产量不就行了吗？”“支书可依？”“他学习才回来，连秤杆子都不摸呀。再说，这是为了社的利益，事情办好了，得到群众的拥护，谁向上反映？”会算想了想说：“运粮呢？”霍永明说：“运粮官早想好了。你看老肥怎么样？这样的事找贫农、党员，难办。老肥是富裕中农，又正闹着要卖粮，找他没问题，只要让他也卖一点粮。能把老肥找着，我可以把王发奎的钥匙拿来，把事情办好，再慢慢地跟咱们支书磨牙……”话没落音，一个青年人跳进门前来，他两人吓了一跳。

四 在王半截楼里

一看，来的是党支书李大运，王半截含糊了一句就走了，社长笑着抓住大运的手：“老李，



你可回來啦！學習這麼長時間，長千把斤本事吧。”

“嘿嘿，社長就好闊，忙的咋樣？”“忙壞了，你不在家，我實在担不起來呵！”

說着，他們都坐下，霍永明就說了一些生產上的、社員思想上的問題，其實這都不是他要說的話，因此很快就扯到小牛換大牛的問題上了。他說：“支書呀，這步棋可算走巧了，千年不遇啊！說實在話，我什麼也不愁，就是愁無牲口，這下子好了。”

大運越聽越吃驚，他知道，十幾天不在家，這個為了圖利益，在政策上有時表現不穩的社長，現在走到一條看不見的黑路上去了。他耐着心、平着氣說：“永明哥，我說句話你別生氣，你這樣做，沒說的，是為了社，可是——對災民有害啊！”“啊——有害？害在哪裡？他們牲口不賣，也得死掉；咱們買下來是幫了他們。”“哎！上級不會看着災民餓死牲口，咱們非災區也不能看着他們有難不救啊！你想，萬種麥不到一月了，把牲口賣掉，地怎麼耕？麥怎麼種？再說，合作社怎麼能投機！”大運說着把手一攤，兩眼熱情的望着永明。他知道永明是一個不大好接受意見的人，況且，這是思想鬥爭，不是一般的意見啊。

社長先是低着頭，後來把頭扭了扭，斜眼看看大運，“這道理我懂，咳，你們年輕人光會講道理，光會教育人，可攔過日子上，我還是老大哥！”大運說：

“這我承認！”社長說：“我就是為了這啊，我為了

全社利益，为什么談起来投‘鷄’投鴨呢？”大运說：

“哪，你只为了你的社，却没有想别的社！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可不該占人家的巧啊？”社長瞪眼了：“咱！我占誰的巧？以錢易物，冠冕堂皇。牲口我是买定了。”大运不想吵，因为他知道，这不是吵能够解决的問題，他更耐心地說：“永明哥，牛已經买了，那慢慢再說；可馬买不得呀！”“哼！怎么买不得！”“县里有指示，不許这样做啊。”永明翻了他一眼：“这也是群众的要求啊！”大运苦笑道：“群众？同志，你还没有下去仔細听听，快板都唱起来了。群众为什么叫我們‘找不到’？”社長嚷道：“这是誰对你說的？我知道是小梅妮！你別說啦，我知道你为什么叫买馬，因为买馬要借你的錢，你怕耽擱你当新郎。你——你是什么思想？哼，道理都会講百十套，可扫到誰的利益誰心痛！”他越說越气。大运說：“你說的什么？”社長說：“我說你自私自利，不顧集体，到今天我才看透你！”

大运这下可气坏了，就像一把火从心里往外燒似的，但終究还是鎮靜了一下：“永明同志，你不要这样出口伤人，錢——”他想把叫人进城的事情說出来，解除社長对他的誤会，可是他沒說，他不願意在这个岔口表功。就急忙掏出一个小本子，打开，拿出一份县委会發的生产救灾指示，遞給永明：“这是县委指示！”永明瞪了一眼：“我不看，不要拿着县委压我，反正我为了社，我不自私自利。”說着就往外走。大运忽的站起

来：“霍永明同志，你不应该这样，我告诉你，你走到悬崖上去了，你——”霍永明一回头：“你歇着吧，光会讲理论！”大运又要说话，他已经出了屋门。

大运连追几步，一把抓着社长，十分激动地说：“永明同志，你冷静一下，咱再谈谈！”永明把手一摔：“唉，不‘弹’了。资本主义帽子，你给我戴上好了。我，我为了社，熬过多少黑夜，吃过多少冷饭，看过多少冷眼，我是磨明了的铁人，我是三刀砍不断的破毡条子！”他越表功气越大，“我问你，统购统销，谁跟你在一块跋四十天的雪泥？办社，谁跟你一齐挨门‘传道’，踏破了人家的门槛子？你现在是党支书了，可是，你却一口咬定我是资本主义！同志，你是什么思想？我今天才算明白我多次没批准入党的原因！”“永明，永明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冷静一下好不好？”“我冷静着哩。告诉你，马我是买定了，我一定为社员谋福利！”“买定了？”“买定了！”“当真？”“不假！”

霍永明说着就往外冲，把小梅碰得“哇”的一声喊。

五 小梅妮替臊老肥

原来小梅有事来找大运，谁知刚踏门槛，正碰上社长往外冲，大概是社长气昏了，没看见小梅，把她碰了一下。

小梅叫道：“你这么大劲，撞死人了！”霍永明这才看清碰着了人，可也不说什么，自个走了。小梅嘟着嘴